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⑬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诗歌赛区

黑图腾

□作者:不惑骚翁

雕刀亲吻远古的积淀
舒缓
像柔嫩的草地上缠绕的老牛
握刀的手臂
刚劲
如握着当年的风镐挥舞

风镐急促
撬动亿万年堆积的褶皱
沿着裸露的青筋
爬满宽阔的额头

阳光浸透稀疏的白发
渲染
塑成香山十月的峡谷
刀劈斧凿的巷道依旧在窗外
萦回
定格了飞天的长袖

雕刀婉转
挑衅原始的方正与突兀
朽木蜕变成墨玉的神话
成为酒席上张旭纵情的笔触
镂空出一幢
民族的图腾

飞天神话

□作者:晏缙引

你
从千年前踏步而来
青丝缠绕琵琶
环抱住经文残破的肢体
伴以
凝固的笑意

风鸣
啸破了荒沙亘古的寂静
游魂在洞窟深处叹息
背对着残壁
望不见驮队远去的逝去

千秋祭
触不到飞天隐秘的表情
琵琶国手
扭曲成空
一纸咒文
绘不出佛陀空寂的徒然
修罗现世的宿命

一苇渡江
渡入前世轮回里
斑驳的臂膀
挽不起裙角的铃
抚不出千年月光的旋律

我看见
蒸腾的黄沙里
光幕闪烁着千载的蜃景
众生云集
以卑微的虔诚
汇聚起飞天的神秘

听到
断臂的低泣
掩埋了菩提安详的面具
飞天看不见过去
它存活于残壁里
渗入几世纪的孤寂

你
自千年后踏步而去
反弹琵琶
腾身入云里
我触不到
你模糊的笑意
任由你
转身带走过去



散文赛区



□作者:七龙

青梅竹马的狗

点评

诗作充盈宏伟的自
然时空与深厚的人文传统,
又赋予现代艺术力量,呈现出新
的质素和活力。意象新颖,隐喻深沉,
形成客体与主体、经验与超越、历史与
伦理、事物与心灵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形
态。诗风老练,沧桑悲凉;雕琢语词,融化
日常而为之神奇。

点评人: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
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
学、基督教思想与文化。中国
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初评委。

早些年公司坐落在山里,接二连三遭贼。电脑、电视丢了几台,电缆、工具等丢得不计其数。才入秋,沉重的保险柜竟然被从办公室扛到后山撬开,幸亏里面没有存放现金和文件。给办公楼和仓库安装红外线监控器后,我想还需要养条狗。“游击队”神出鬼没,偌大的厂区光凭几个保安的确防不胜防。

谁知道才过一周,两条小狗竟然神奇降临。厨师半夜三更听到外面有嘤嘤声响,好像婴儿奶声奶气的啼哭。他披衣起来,打开食堂侧门,发现两条小狗蜷缩偎依在台阶下。那是两条刚断奶的小土狗,一公一母,一黄一白。公司人都很纳闷,这周围铁门高墙,山丘连绵,它们是怎样凭空而降的呢?

这两条初来乍到的狗崽子,胆子很小,一找不到,准是躲在

点评

可以看出,对飞天的历史、佛教的历史、敦煌的历史,作者都很熟悉。知识储备非常娴熟地转化为创作才能,文字化用了无痕迹,诗境苍凉、深沉。

点评人:刘子凌,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

床底或者角落了。后来厨师来报销狗粮,我接过单子后哈哈大笑,因为上面赫然写着:警犬饲养费用。其他人也摇头笑道,就这蒜样还警犬呢!看紧点儿,别乱跑出去被人打死吃了。

狗也需要名字,我说,黄的

就叫“旺财”吧。典故出自周星驰的电影,小狗“旺财”与蟑螂“小强”是无厘头流行词。方言中钞票也称“米米”,厨师给小白狗起了个很实在的名字——来米。

两条小狗令大家爱心澎湃,开餐有好吃的总先扔给它俩。要是哪天忘记,来米便叫唤起来,摇头摆尾,吧嗒着嘴,眼睛晶晶地盯着你抗议。它灵巧敏捷,得到的照顾就多。有人看不过去,特意把食物抛远点儿给一旁呆望逡巡的旺财。旺财实在太笨,还在东张西望嗅嗅停停呢,如同武侠小说里描写的一般,只见一道白光掠过,来米已经叼走了地上的肉骨头。

得到的宠爱和食物都多些,来米于是长得很快,相形之下旺财就瘦弱了。俩狗并排站一块,明显小母狗来米发育良好,充满活力,而小公狗旺财身量小一圈,傻不愣登。我有时想,叫来米、旺财俗了点儿,还不如叫黄蓉、郭靖贴切。

它们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好像李白诗中言,“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来米霸道得很,经常扑倒旺财,咬它的耳朵、尾巴。有一次还装模作样爬到旺财背上,惹得大伙笑个不停。

但旺财还是英雄救美了。一天傍晚我出办公楼,旺财跑过来咬裤脚,踢也踢不走。我很奇怪,因为来米喜欢缠人,而旺财通常是不太亲近的。它“汪汪”叫两声,转身一溜小跑,跑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我纳闷地一直跟到车间,就听到门内传出狗叫和抓挠声,原来工人下班后不小心把来米锁在了里面。我叫人翻窗户弄出来,它瑟瑟发抖,站都站不稳,看样子被吓坏了。旺财讪讪地围着转,伸舌

头去舔它的脸。

两条青梅竹马的狗飞快长大,只几个月就半大不小。在我们的训练下,来米学会了用两条后腿直立,而旺财只能勉强站几秒就要趴下,依然还是一个乖巧的一个笨拙。但雄性的骨架天生比雌性大,在不知不觉间旺财的个子超过了来米。

来米发现撞不翻旺财了,就用前爪挠,像猫一样。旺财实在避不过,就回头咬,轻轻地,好像小情人间的打闹。只是有一次可能真的把来米咬痛了,它暴怒地追得旺财一通乱窜,到了开饭时间也不敢出现。

还有一次,招待客人后剩下的油水特别丰厚,来米又不见踪影,我以为旺财这下可以放心大嚼了。但它只小口小口地吃,很慢,时不时停下望向门外。果然没过多久,来米就从花丛中跑出,身上挂着草屑,当仁不让地径直冲到食盆前。旺财乖乖退到边上,安静地看着它狼吞虎咽,好像一个心满意足的男子凝视着娇嗔的爱侣。

青春岁月的活泼与天真,很快让来米付出沉重代价。它调皮好奇,经常溜到大门外的公路旁看过往车辆与行人。旺财如同一个忠实的保镖,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或者蹲在不远处。它们令我想起了一些老电视剧,向往外面精彩世界的少女和憨厚朴实的少年。故事结局一般不太好,现实往往会残酷撕碎他们单纯的梦。

终于有一天,来米不见了!起初大家不以为意,以为它贪玩忘了归家,玩累了自然回来。旺财无精打采,肉汤泡饭也没吃几口。第二天、第三天,来米还是没有出现,大家不再抱希望了。显然,它一不小心落单,被人捉走了。现在临近年根,狗肉走俏,很贵的。

来米失踪后,旺财变得焦灼暴躁,开始在厂区乱跑,到公路边狂吠。它会突然从草里跳出,吓人大一跳。或者毫无征兆地嚎叫,吓得过路人戒备地绕道而行。大家都看出旺财不对头,有

人想趁早宰了吃,被我止住。

奇迹一直没有出现,来米永远消失了。或者,早就成了肥田的土。只一个月时间,壮实的旺财瘦得只剩下骨架。它不再叫,也不再乱跑,常一声不响地趴着,或者耷拉着头,低垂着尾缓慢晃悠。如果你见过心碎的人,只怕不过如此!如果你养过狗,就会知道,它们的爱赤裸裸,它们的哀伤无遮拦。

哀莫大于心死,旺财越来越痴呆,任谁都感受到那无言的伤痛。兽医检查不出病症,搔搔头还是打了一针。但有些病根在心里,汤药针灸怎能及?

打针后不久,旺财瞎了,不再吃东西。好好的眼睛,怎么说瞎就瞎?你永远搞不懂这世间的因果联系。见过待宰的牛会流泪,难道狗也会哭瞎?我闻讯找到食堂后面,它正卧在一汪冰冷的污水中,眼眶红肿,瞳孔里有一层白白的阴翳,头微昂着,不理睬穿梭的人们,不理睬机器的轰鸣,不理睬飘来的菜香,也不理会冬日的阳光。

它在想什么呢?没有人能知道。那一刻,我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一尊石化的老僧。这红尘万丈,锦绣繁华,于它而言,真的只是过眼烟云。

过几天气温陡降,旺财在夜里悄悄走了,第二天被埋在一棵茶树下,生前与来米经常玩耍的地方。日子静静流淌,它们来无征兆,去无痕迹,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狗生死相许!

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怕听到的人会笑,问,狗也有爱情吗?

其实所有的生命,都行走在生与死之间。因为爱,这旅程才如此不同。在上帝眼中,狗的爱情也许更热烈、真挚、纯洁!

寒风凛冽,铅灰的天空飘起大雪,如雪花乱絮。我隐约听到犬吠,打开门却什么都没有。它们秋来冬去,一生都没有见过雪。若还在,应该早欢快地嬉戏于这银白世界了。

点评

在“梁祝”式的爱情日益稀有的今天,两条狗的爱情绝唱,竟然如此震撼人心。文章开篇看似平淡无奇,但曲径通幽,愈来愈引人入胜。读至文末,已有惊艳之感。作者行文不疾不徐,张弛有度,于自然随意之中又平添几分幽默情趣。

点评人:张新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影视文学领域的研究。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